

江花

·美文

A17

长江伟观图

■元末明初 钱宰

忆曾北固望扬州,万里凉霄一雁秋。
天下已无南北限,江流不尽古今愁。
山横晓树连京口,棹指春云下石头。
快我凭高看图画,长歌酹酒赋重游。

钱宰,字子予,一字伯均,会稽人(今浙江绍兴人)。元末明初诗人。吴越武肃王十四世孙。弱冠有文名,元代至正年间,中甲科,亲老不仕,公车教授于乡。唐之淳、韩宜可皆为门生。洪武二年以明经征为国子助教,后进为博士,校书翰林,撰功臣诰命,作《金陵形胜论》、《历代帝王乐章》甚得赏识。后思归,公余之暇感慨吟诗:“四鼓咚咚起着衣,五更朝罢尚嫌迟。何时得遂田园乐,睡到人间饭熟时。”洪武十年归休。宰撰有临安集六卷,《四库总目》赞其诗吐辞清拔,寓意高远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伟观,壮伟的景象,大观。宋·仲

并《水调歌头·浮远堂》词:“无穷伟观,祇应天意为君谋。”明·宋濂《阅江楼记》:“岂非天造地设,以俟大一统之君,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?”清·吴敏树《与筱岑论文派书》:“其文甚奇纵,有伟观。”长江伟观图,顾名思义,写得就是长江宏伟壮观的景象。

“忆曾北固望扬州,万里凉霄一雁秋”,霄,指夜晚,凉霄,秋日的夜晚,空气清凉。一雁秋,谓一雁而来知秋至。唐代李端《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》诗:“游宦今空返,浮淮一雁秋。”

“天下已无南北限,江流不尽古今愁”,“天下”句说的是明朝开国,江山一统。南北,长江古称天堑,南北朝和宋、金时都

曾隔江对峙。限,界限,在这儿指疆界。“江流”句:宋代李曾伯《水调歌头·丁亥重阳登益昌二郎庙楼》:“对长江,流不尽,古今愁。”

这首诗的前半首,诗人回忆起秋日曾登北固山向北眺望,抒发对国家统一的喜悦之情。

“山横晓树连京口,棹指春云下石头”,山横,一山横陈。棹,船桨,代指船。石头,石头城,指今南京。石头城是六朝古都南京的一处六朝时期的著名遗迹,遗址位于现清凉山一带。南京的别称“石头城”就来自于这。元萨都刺《百字令·登石头城》有“石头城上,望天低吴楚,眼空无物。”

“快我凭高看图画,长歌酹酒赋重游”,凭高,登临高处。唐·李白《天台晓望》诗:“凭高远登览,直下见溟渤。”前蜀·韦庄

《婺州水馆重阳日作》诗:“异国逢佳节,凭高独苦吟。”图画,此处指长江胜概。酹酒,斟酒。宋·苏轼《前赤壁赋》:“酹酒临江,横槊赋诗,固一世之雄也。”

这首诗的后半首,诗人描写了此次重游所见春天早晨京口景象,一山横陈,树木连荫,小船在水天相接的江面上向西面石头城航行。以致诗人兴致勃发,对酒高歌,禁不住记录下重游的所见所感。(朱秋霞)



酒精中毒的名士

■文/谢卫东

不管酒如何误事,如何会亡国,但自从有了酒,历史确实生动了许多,许多人因酒而留名后世,具体到南北朝时,酒徒们心中最亲近的形象一定是竹林七贤或陶渊明这些人吧。

北朝其实直接承接的是西晋,当时北方民族文化上比较落后些,入主中原后,大力汉化,推广汉文化,并取得了显著成效,一些贵族子弟更是倾心朝着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努力学习,其中,裴伯茂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得其貌而失其神的人。

裴家当时是一个大族,裴伯茂从小过继给大伯裴仲规做儿子,小时候就有好学的名声,读书很杂很多,写文章辞章华丽,当官后因为喜欢豪饮,性情疏懒傲慢,一直得不到升迁,曾写过一篇《豁情赋》,表示“复究览庄生,具体齐物,物我两忘,是非俱遣,斯人之达,吾听师焉。”(《魏书·裴伯茂传》)意思是我学习了庄子后,对庄子那种物我两忘的态度很佩服,这种不计较是非的达观,是我所学习的。但心中究竟有没有计较,谁也不知道他。

可能是想表现出他的达观吧,裴伯茂的酒是越喝越厉害了,天平二年,在一次皇宫召开的宴会上,他竟然借酒侮慢殿中尚书、章武王元景哲,元景哲于是上奏朝廷,称裴伯茂在宴会的时候不顾官员身份,竟从官员的队伍中跑出去,和内监混在一起,并且“以梨击案,俯污冠服,禁庭之内,令人挈衣”,我们现在看上去,是比较典型的撒酒疯的模样了,以梨摔在案上,弄脏了官服,大庭广众,脱下衣服让人拿着,这些行为在任何场合都是失礼,何况是在宫廷中。于是皇上下诏把他关了起来,但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,想来皇上对裴伯茂的酒品还是有所了解的。

虽然没有吃官司,但这不是对他以后的性情有什么影响呢?反正裴伯茂后来喝酒更加的变本加厉,《北史》称“伯茂末年,剧饮不已,乃至伤性,多有愆失。”

在他死之前几天,他忽然对他老婆正色说道:“我得到密信,朝廷将要逮捕我。”他老婆吓得和他一

起坐上马车就跑,两个人跑着跑着,忽然裴伯茂指着前面一堵墙对老婆说:“看哪,那是官府的人啊,他们正在等着捉拿我呢!”听到这里,他老婆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出什么戏,知道他这不是逃避追捕,而是有病。现在看起来,他这是标准的酒精中毒。

过几天裴伯茂就死了,死之后,他的那些喝酒的朋友常景、李浑、王元景、卢元明、魏季景、李骞等十多个人“于墓傍置酒设祭,哀哭涕泣,一饮一酹。”以喝酒来祭奠死去的酒徒显然是最适合的,不过这些人不是平常的酒徒,他们是有文化的酒徒,于是一杯酒一首诗,并说“裴中书魂而有灵,知吾曹也。”你裴伯茂要是死后有灵的话,就该知道是我们来了看望你了。当时北魏著名才子魏收不在,李骞觉得魏收也是酒友之一,出于一个都不能少的心理,于是把诗寄给了魏收,当时还在晋阳的魏收也写了一首论叙和伯茂友情的诗,其中有两句是:“临风想玄度,对酒思公荣。”当时人觉得以裴伯茂傲慢的性格,魏收这两句形容得很准确。

那这两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先说第一句,“临风想玄度”,玄度是东晋清谈名士许询的字,魏收说裴伯茂是像晋时能清言谈玄的名士许询一样的人,让我每每临风怀想他的风姿。第二句,“对酒思公荣”,公荣也是晋朝时人,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,这是一个酷爱饮酒的人,而且喝起酒来丝毫不顾忌地位身份。魏收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,裴伯茂是个有名士态度的酒徒。

但是这个酒徒在做人上似乎有些缺失,前面我们说了,裴伯茂是过继给大伯裴仲规的,所以和他的亲兄长裴景融不住一起,“景融贫窘,伯茂了无赈恤,殆同行路,世以此贬薄之。”

在裴伯茂心中,看来只有酒和酒友,死前是酒精中毒,死后是酒友祭奠,亲兄弟之间的情分是一点也没有。这究竟是长期沉浸于酒中的一种病,还是过分追求名士风度的一种病,谁也搞不清。



《岁月行吟(摄于南京明城墙)》徐群 摄

一个人的马尔克斯

■文/周云

马尔克斯的名字对于年轻一代已然陌生。作为一个曾经的追随者,我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,直到他逝世的消息传来。我意识到,马尔克斯,还有其他一长串的名字,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沉睡多时,只有诸如去世、获奖一类的消息才能把他们激活一下,在马尔克斯之前是莫言。下一个会是谁?是米兰·昆德拉,还是村上春树?

不过我确定不会遗忘他们,因为他们曾经带给我太多的东西,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,正如很多食物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。我永远都无法忘记《百年孤独》、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作品带给我的那些美妙的阅读体验,那些奇特的、翻云覆雨、时空倒错的想象和叙事,那些深刻的寓意,更有那些不羁但又意味深长的文字:“这个家族的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,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掉”,几乎每一句话都在敲打着我,让我莫名地兴奋、激动、感叹、惆怅,各种情绪,不一而足。一种文字能让人迷醉如斯、享受如斯,怎能不让人对作者钦服,又心怀感激呢?可以说,马尔克斯等人以及他们的作品,丰富了中国人的想象和汉语的表达方式。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。

但关于马尔克斯文学意义上的体验,就只能停留在记忆中了。我已经不进行文学阅读很多

年,当然也不会再去阅读马尔克斯,他和其他作家一样,成为我生活的过去式。偶尔,我也会困惑,是我的生活太过富足,已经不需要阅读的阅读?还是我的生活过于贫瘠,忙于生存而无暇顾及阅读?我无力得到答案,因此只能怀念过去。怀旧,是因为现实的欠缺吗?

好在马尔克斯对我的意义,又不止于文学。对于我,对于那些曾经的文学青年,对于那些略有小资情调的人群,马尔克斯的文字甚至成为一种意象,代表着某一个场景,某一种态度,某一种心情,甚至是某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些意象,大多已经与原作者表达的内容相去甚远,但那精妙、不拘一格的想象和文字,却跟阅读者个人的经验结合起来,跟时代结合起来,跟中国情境结合起来,成为表达一时一地、此情此景的绝佳语汇。也就是说,当你触景生情,想说些什么的时候,想说些什么又无从措辞的时候,马尔克斯式的表达会不期而至,诸如“某某时期的爱情”、“一场事先张扬的某某”、“百年某某”等等。而有着共同阅读经验的人,自然能够会心一笑。很多时候,我会忘记马尔克斯,但他带来的种种意象又挥之不去,时不时地袭击我一下。由文学而生活,始于热情激荡,而终于平淡和不离不弃。(摘自2014年4月19日《羊城晚报》)